

中国书法

——一种宇宙精神图式

文/恽建新

祖父在抗战国难时逝世。我没见过祖父的面,祖父的形象只能从祖母那里听到的断断续续的故事进行编织。

祖父讳纪茂,是武进老家方圆几十里间出了名的私塾教师,因为长得黑,人称“黑皮先生”。老家的村庄叫韩村,这是我以其谐音为笔名的来由。但有一点我不明白,村上大部分是恽姓,何以称了韩村,百思不得其解。

旧传韩村文风、教风极盛,常年有十八位先生被外乡聘为“西席”,号称“十八只书箱出村”,在当地是颇可骄傲的佳话。祖父是十八只书箱之一。祖母说,祖父去外乡坐学堂,由东家来车(一种江南独有的独轮硬手推车,可载重数百斤),一边坐人,一边放书箱,祖父长衫净袜,端坐如塔。辘辘车声中,小车连教师带设备推走了一座学校。

我儿时祖父的书箱还在。站在它面前,如对一座深邃的洞府,不敢触碰。上中学时斗胆偷了父亲珍藏的钥匙,第一次拉开立门,洞见了内中的秘密。现在的记忆中有天干地支编序的《康熙字典》、有《四书五经》……还有一些启蒙、实用的如《千家诗》等以及尺牍之类读物。还翻出一柄戒尺,是打手心的用具,看了叫人心寒。后来我从里面取走了三部书,一部民国版的《古文观止》、一部《随园诗话》和一部《诗韵集成》。文革中,书柜中所有的书,父亲的藏书和村上宗姓委托保管的新、老两部《恽氏家乘》均被农村的红卫兵挑到村西的土地堂里,在化纸炉中付之一炬,据说整整烧了一天。这样,我带走的三部书便成了祖传的遗物,而书柜中大量未被翻检的书籍都成了永远的秘密。文革后一次回家,村上的一位也当过先生的前辈还来一部手抄的《全式对联》,是他文革前借去做春联参阅用的,因着他“有借有还”的古风,居然也逃过大劫并全璧归还,真使我大喜过望。这是我仅见的祖父手泽,朱砂底格的毛边纸上,祖父用精整的小楷抄满了他收集来的古今联语,除小部分为通用联,大量的是他抄录的当时常武地区的府衙、佛寺、道观、戏楼、茶室悬用的对联,其中不少是当时的地方名贤所撰,可见出当时常州武进一带的人情民俗和时代风貌。抄本中有几副奇特的“惜字纸对”,现录其中两联:

字为经典室符功用无穷愿若草宜加敬惜,

文乃苍穹垂象利便靡既望同胞切莫飘靡。

收得断简残编焚化一炉定见光芒万丈,

想来嗔经礼忏度输百瓮可能阴鹭证三生。

这是教人爱惜文章和字纸的警句,其中的内容对今天常用字纸包物如厕的人们肯定大感不解。但幼时在老家,祖母见到片纸只字,总是弯腰捡起,浸水受潮的还放在天井里晾晒,积到一定数量,再将它们烧掉,不使横遭污染毁损。其虔诚的态度可与《红楼梦》中黛玉葬花的劲头媲美。祖母说,你阿爹(武

进对祖父的称呼)在外面坐学堂,看到学生用写字的纸当手纸,他总要用夹子从茅缸里一张张捡出来,到塘里漂洗干净,再晒干烧掉。你们念书,不许糟蹋字纸,不然下辈子叫你们当瞎子,不识字。她说话时板着脸,如对下属训话,脸上的皱纹和头上的白发都凝固着神圣。

儿时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。当我们渐渐长大,识字、读书,且爱上由汉字组成的书法并为之痴迷,为之憔悴,为之衣带渐宽而众里寻她千百度时,我们开始惊异那一个个方块字的精美和瑰丽,惊叹中国文化和艺术经典的博大精深和绚烂多彩。由汉字构成的中国书法艺术也许是世界上最不易说清,最不易解析的艺术。它用最简单的工具、最简单的符号、最简单的色彩、最简单的操作,却有着最复杂的变化、最生动的表达、最丰富的收获、最迷人的快乐。

是的,当我们援笔蘸墨,在洁白的宣纸上拉出那根最原始、最纯粹、最简单的线时,白中便有了黑,黑外有了白;无产生了有,一分出了二;于是有了上下,有了左右,有了内外。上、左、外是阳,下、右、内是阴,相生相发,相克相成。此时,笔在手上,心在律动,情在起伏,线在前进,顺与逆、流与驻、润与燥、疾与涩、直与旋、相与背,界出空间,留住时间,无声的纸上凝固了乐音,鲜活的灵魂摄下了印迹。这是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;是太极生二仪,二仪生四象,四象生八卦。由简单到复杂,由一画生万画,小小纸上录下一段世情,也映照出一个世界。

一位学者曾发问:人是有精神的。人是宇宙的产物,能设想宇宙没有精神吗?是的,宇宙日升月落、昼夜交替,大黑与大白是最基本色;春夏秋冬、四季更迭,节奏和律动是大呼吸。地老天荒,沧海桑田,时空飞逝,岁月流走,恰似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。人诞生于宇宙,应和着宇宙,也体验着宇宙,感叹人生之须臾,造化之无穷。相传仓颉造字时,“天雨粟,鬼夜哭”,他仰观天文,俯察地理造出的汉字,由此衍生的书法,凝结了中国人与天地造化解不开的情结,是中国人“天人合一”、沟通和感应宇宙天地的桥梁,是中国人心目中最鲜活的宇宙精神图式。

也许,我们已探寻到先人们对文字敬畏的底蕴了,虽然那临深履薄的敬畏蒙着一层天命果报的玄奥色彩。但当我们沐浴着传统经典的光辉,吮吸着先辈们的乳汁,并有幸从事书法这一门快乐并痛着的事业时,是不是也应该抱着一种虔诚的态度,怀着一颗感恩的“寸草心”呢?我们并不轻贱自己,但惟有在此敬畏和感恩基础上产生的超越勇气才是真正的大勇。我们不可能在一片瓦砾上起步,农民起义式的造反只是一次次让中国的皇权社会回到原点。

艺术的命运只会眷顾那些虔诚、执着的长途跋涉者。■

桥头镇

文/汤国

沪宁线上,有一个站叫桥头镇,前一站是高资,后一站是下蜀。这个地区曾经是江南最大的蚕种场基地,也曾是“江苏省五七干校”的所在地。

“五七干校”在历史上是个期间。我父亲这一辈子都不曾想到会在这个地方度过了十二年的时光。

父亲十八岁背叛了资产阶级家庭,离开了上海。他厌恶民国政府的专制,一个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,投入到“抗日救亡运动”当中。自从参加了“抗敌演剧队”后,他参演过《大凉山恩仇记》,由洪深导演,田汉创作的《丽人行》,在无锡与上海首演成功。他们还演出了《水乡吟》《北京人》等。“我们从上海一路演到桂林,场场演出人头攒动,反响热烈”,“手风琴拉得激情四射”,“马思聪的小提琴演奏,很难从舞台上下来,一支接一支,弓弦如蛇,在琴上游走”——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回忆,也是我在“五七干校”期间,聆听的口述。

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,上海文汇报整版刊出“一个隐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别动队”等,一系列大标题文章后,队长郑君里随之被迫害至死,父亲即被打倒,抄家、关押、批斗,第二年春便下放到桥头镇上的“五七干校”。一个革命青年成了“反革命”。

“五七干校”的校部,是民国建筑,操场是一片洼地,里面停了两部东方红牌履带式拖拉机,还有一部嘎斯六九车。法国梧桐绿

树成荫。校部大楼是钢门钢窗,水磨石子地面,让人有滑行的欲望,这些当时是造反派头头住的。听说原先这里是国民党的特务训练所。最初我们在“校部”东面,二公里以外的蚕种场居住,一排排新红砖平房,是父亲亲手盖的,我在父亲床边搁一块门板当铺。种菜的种菜,养猪的养猪,集中学习或者个别交代,敌我界线泾渭分明,食堂一口大锅,是人们聚集的地方,也是最严肃的公共空间。仿佛能在此坚持出现的人,似乎就不会自杀了。我从来不敢面对有些人的目光,因为父亲见到他们时头永远是低着的……

五十多岁的父亲,重体力劳动,练就一身健壮的肌肉,黝黑发亮。一次全体人员到总部开誓师大会,每个人带一小板凳,一条漫长的蛇形队伍,穿行在丘陵,在看不见头尾的队伍中,那个身材魁梧,上身穿一发黄的“老头衫”,一条“鸭蛋青”的短裤,赤脚穿着解放鞋,我一眼就认出这是我的父亲。一九七八年他被“解放”,后被调去条件较好的桥头镇“校部”,接手“五七干校”最后的扫尾工作。原交际处的大厨,省京剧院的击鼓手,都有一副精准的弹弓手艺,我们射杀了百多只麻雀,由大厨烹饪,摆开一大脸盆“百鸟宴”,这在当时是难得的美味。“开伙”成为“干校”后期重要的事情,父亲养的猪都在二三百公斤,他将留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。一九八二年“五七干校”彻底结束,父亲回到南京。

桥头镇有多古我不知道,反



《大凉山恩仇记》剧照 (左边演员为作者汤国的父亲)

正街上是弹石路面,店面门板用油漆标着数字靠在路旁,木头柜台使用得油光锃亮,随处可见腌菜缸,酒坛之类的坛坛罐罐,电线杆上贴着标语,捆绑着高音喇叭。我纳闷,为何会进入父亲的“干校”,能帮叔叔阿姨们代寄信,代买东西。我自由行走在桥头镇、蚕种场和校部之间,至今是一个谜。

“桥头镇”早已不复存在,“五七干校”的记忆,在我脑海里犹存。■

想念你,爸爸!

文/金圣华

紫红浅粉的牡丹,衬着碧油油的绿叶,插在白色的瓷盆里,煞是好看。记得有一回参加婚宴后主人送赠了牡丹,想起了老爸爱美,第二天就急急把花送上。

自从2006年妈妈去世后,老爸就卧病在床。每隔一两天我跟家人就轮流去看他。听觉失灵,目力衰退,鼻孔插着氧气管的他,一看到我们就笑得开怀,我把牡丹凑近他的脸前,他说,“好漂亮!很香吧!”其实他什么也闻不到。他那喜滋滋的模样,就似名士看到了宝剑!他叫我记得买一本太极拳谱。“买这个干嘛?”“练拳哪!现在脚不能动了,我可以练‘云手’啊!”接着,他就用手比划起来,忽然想起,老爸以前西装口袋里揣着一样宝贝,那是他当年在上海参加“精武体育会”的会员证,上面写着“第一号”,我可从没见过他把美金港币如这般煞有介事藏得牢牢的。

为了消磨时间,爸爸决定跟菲佣丹丽学习菲律宾话。爸爸是长子嫡孙,虽然家境富裕,但因身负传承衣钵的责任,一早就跟太爷爷在上海葆大参行学做生意。

他特别喜欢外语,怀中还揣着一本英汉小字典。“柚子英文叫什么?”有一天他在病榻上考我,因为他早已失聪,我用笔作答;“那石榴呢?”见我一时犹豫不决,他眉开眼笑,“那叫做Pomegranate!”这下可把这个当

教授的女儿给难倒了!他乐得一时浑忘了病痛的煎熬。

耳聋了,怎么学习外语?有一回去看到他床头摊了一张皱巴巴的纸,上面密密麻麻写了一堆字,是老爸的字迹,看得出一笔一画写来很费劲。

有时我把刚发表的文章给他看,因为没有大字版,尽管一字一句读来辛苦,他还是看得津津有味。“真是写来字字‘挣扎’呀!”老爸说。“我写文章哪里有‘挣扎’啊?”“我说的是‘斟酌’呀!”老爸急了。他年轻时很有语言天赋,人一老,说起什么话来都带有家乡上海口音,原来他是在称赞我“字斟句酌”呢!

年幼时在上海,爸爸常带我出入演艺界名士美女的厅堂,梅兰芳,麒麟童,金少山的大名如雷贯耳;王人美,周璇,金焰,刘琼,石挥的事迹更耳熟能详。长大了,才知道爸爸为了成立民华电影公司,拍摄《孔夫子》等片子的种种逸闻和故事。说起来,老爸为人毫不实际,千金散尽,他笑看风云,有钱没钱日子一样过得舒畅。

爸爸缠绵病榻的时候,我问过他一生最失落伤感时刻是什么?他说共有三次:第一次,女儿出国;第二次,女儿出嫁;第三次,女儿退休。原来一切都跟我息息相关。当年出国一别经年,这个我懂。女儿出嫁,婚宴过后登上那小子的汽车绝尘而去,这个也懂。可

是为何女儿退休了老爸会失落呢?慢慢明白,当时他惊觉心目中的小女儿竟已届退休年龄,这才醒悟尽头在望,那一份苍凉,那一种震撼,恰似我今日在儿女头上乍见华发初现!

有一回我跟林青霞在台北相遇,夜晚同游“诚品”,她挑了一本大字版《唐诗三百首》送给我父亲。一年后爸爸去跟妈妈相会了,我收拾他的东西,枕头下发现了这本诗集,好几处书页折角,再细看,折叠处都是我年幼时他教我的名诗,至今我还记得他用沪语吟诵时深深陶醉的模样,而我当年跟着他摇头晃脑,虽不明所以也乐在其中。

爸爸一辈子有两大特点:第一,为人积极开朗,知足常乐;第二,童心未泯,爱美如命。家中的小辈称呼公公为“老顽童”,婆婆为“老顽固”。这对奉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结缡的夫妻,虽然个性南辕北辙,却共度了77载漫长岁月,携手走过了人生的高岭与低谷。

爸爸是于2008年6月13日在睡梦中安详辞世的。记得有一回费明仪提到她早逝的父亲费穆时,说他是“伟大的人”;我想念爱我疼我的爸爸时,却很高兴他是个“可爱的人”,更幸运的是他陪我护我超逾了一个甲子,使我在人生道上饱涵了美,饱尝了爱。■